

大众化背景下精英人才 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张立彬 肖瑞峰 徐维祥 主编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大众化背景下精英 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张立彬 肖瑞峰 徐维祥 主编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众化教育背景下精英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张立彬, 肖瑞峰, 徐维祥
主编.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 - 7 - 5046 - 4556 - 2

I. 大... II. ①张... ②肖... ③徐... III. 高等学校 - 人才 -
培养 - 研究 - 浙江省 IV. G6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6059 号

自 2006 年 4 月起本社图书封面均贴有防伪标志, 未贴防伪标志的为盗版
图书。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081

电话: 010 - 62103210 传真: 010 - 62183872

<http://www.kjpbooks.com.cn>

科学普及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北京长宁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875 字数: 300 千字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ISBN 978 - 7 - 5046 - 4556 - 2/C · 468

前 言

21 世纪是转接、社会转型、体制转轨、观念转变的时代，高等教育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其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自 1999 年高等教育扩招以来，短短几年时间在校生成规模已是先前的 4 倍，我国已经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快速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高等教育的这种转型必然伴随着这样一个新的命题：大众化背景下，是否还要树立精英人才培养的旗帜？

在理论上，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最为经典的是“大众化”理论始作俑者——马丁·特罗的精辟之语：“从精英向大众、普及转变，并不意味着前一阶段的形式和模式必然消失或得到转变。相反，事实证明，当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整体逐渐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容纳更多的学生、发挥更加多样化的功能时，前一个阶段的模式仍保持在一些高校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中。在大众化阶段，精英高等教育机构不仅存在而且很繁荣。在大众型高校中培养精英的功能仍在起作用。”高等教育从精英走向大众，从表面上看是用一种教育模式取代另一种教育模式，但在行动策略上恰恰是在对立的两极中寻找平衡和统一。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之间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包含关系，两者各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精英人才的培养是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应有之义。

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说，我国是在精英教育发展还不十分充分的情况下向大众化教育过渡的，我国大众化阶段的精英人才培养任务不可能因为大众化教育时代的到来而湮灭或转移。随着社会对高等教育关注的焦点、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提出的需求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精英人才培养在一定程度上还

会得到强化。在浙江省，相对发达的经济水平与高等教育的现状迫切需要更多较高层次的省属高校承担社会责任，响应浙江建设经济强省、科技强省、教育强省和文化大省的需要，与浙江大学一同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人才，为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基于这一背景，浙江工业大学率先应对，开始全力进行大众化教育基础上精英人才培养的探索，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相继展开了一些研究和改革。同时，为聚集同道、扩大影响、集思广益，浙江工业大学教务处会同浙江省高教学会策划、组织了浙江省高校“在大众化教育背景下精英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研讨会”，得到兄弟学校的广泛响应，提交了近百篇论文。

在此基础上，整理文章四十余篇，或理论深入，或实践探求，或体制创新，反映了浙江省高等教育工作者面对新情况的新认识、新觉醒、新境界、新举措，展现了大众化阶段浙江省精英人才培养在教育观念、教育模式、教学方式等的新变化。我们确信，大众化教育背景下精英人才的培养这一课题正处在由经验跃迁到理论、从摸索到成熟的路途上，我们迈出的第一步虽然稚嫩，但却是我们前进中必需的。

编者

2007年9月

目 录

理 念 篇

精英教育：量与质的解读

..... 郭石明 盛颂恩 施建青 汤 智 (1)

精英教育：加州理工学院的

文化性格分析 李 敏 周朝成 (13)

大众化背景下地方重点高校

精英人才培养探讨 陈 煜 潘海涵 (22)

多维视角探讨高等教育大众化

背景下的精英教育 沈慧虹 刘玉群 (29)

试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

背景下的精英教育 陈小鸿 李 晓 (39)

精英人才能力结构研究及其

对高校精英教育的启示 孙江丽 徐再仕 (50)

世界一流大学人才培养的启示 王荣德 (59)

创新教育与创造品格培养 叶福华 王美琴 (67)

大众化教育背景下精英人才培养的思考 包立平 (75)

大众化教育背景下精英人才

培养的研究 王国华 姜赛岳 (83)

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精英教育之探讨 施海燕 (90)

教学研究型大学精英人才培养的思考 雷树祥 (102)

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

精英人才培养实践 罗晓琴 (108)

培养具有人文精神的精英人才	李 芳 孟 彬 (116)
浅议精英人才培养	王红玲 石建敏 李 晓 (124)
探讨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	刘 咪 (134)
高等学校精英教育定位问题的 探讨	老教授协会课题组 (140)
基于大众化教育背景的精英人才 培养若干问题分析	卢 丽 (154)

模 式 篇

大众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

模式分析及误区解读	蒋 琳 钟加勤 (161)
-----------------	---------------

大众化教育背景下的精英

教育建设策略研究	徐世浩 林 辉 (168)
大众化教育背景下精英教育的探索	季行健 (179)
确立“知识、人、社会”三位一体的	

专业目标是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必然选择	陈新民 (186)
大学生创新教育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探索	王荣德 (194)
大众化教育背景下精英教育模式探讨	王玉娜 (208)
大众化教育背景下人才培养模式的	

构想与实践	艾 宁 彭旭东 高增梁 (214)
工科研究型人才培养体系的	

实践探讨	潘 立 计时鸣 鲁聪达 (221)
工科院校创新性人才培养与本科生科	

研实践活动	杨 斌 胡玉群 周 颖 胡国樑 (230)
构筑校企联合办学新模式	何荣军 赵培城 张建友 (238)
教学研究型大学精英教育的战略选择与举措	夏怡新 (243)
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公安现役制院校 实施精英教育的实践与探讨	邵元珍 (250)

张扬生命个体, 构筑课程改革新理念	庄慕莹 (262)
网络环境下合作学习型工程人才	
培养模式的研究	杨海清 (267)
艺工复合式教育培养	
创新型纺织人才	沈 千 王雪琴 (277)
中澳合作办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专业培养方案研究	姚震祥 胡慧玲等 (285)
中德教育合作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吴 念 (296)
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精英人才	
培养规格初探	老教授协会课题组 (305)

体 制 篇

机械工程本科精英人才培养的

教学管理思考	陈 琍 谢伟东 徐 丽 (314)
--------------	-------------------

基于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的

教学管理研究与实践	肖 阳 (320)
-----------------	-----------

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	施建青 (329)
-----------------------	-----------

大众化教育背景下更要重视

教师队伍的成长	马玉女 王 文 周 苏 (337)
---------------	-------------------

实施弹性学制的教学管理体

系改革探讨	徐 敏 孙国君 (343)
-------------	---------------

科技写作能力培养与

大学生素质教育	梅建凤 徐 敏 (348)
---------------	---------------

论校园文化建设与精英人才的培养	周 杰 (357)
-----------------------	-----------

为应用型精英人才构建良好的

成长环境	周 苏 金海溶 潘仁均 (363)
------------	-------------------

精英教育:量与质的解读

郭石明 盛颂恩 施建青 汤 智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32)

【摘 要】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并存,是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基本特征。然而,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精英教育,不是精英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具有特定内涵和意义。本文侧重从量和质两方面的论述,力求探求精英教育的科学内涵,为我国实施精英教育提供理论的支撑。

【关键词】精英教育 大众教育 内涵解读

从精英到大众,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由于这个阶段高等教育组织结构的复杂性,因而传统教育理论亟待重新审视和研究。本文围绕大众化后的精英教育,从量和质两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旨在为当前高校科学把握精英教育的内涵与实施精英教育寻求理论的支撑。

一、精英教育:量的解读

事物的质与量,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质内隐于量中,而量

外显于质表。没有质,量便失去了内在的价值;没有量,质也失去了存在的条件。从分析的角度讲,单刀直入探讨质的内在规定性固然重要,但从外在的量来探求内在的质也不应忽视,而且很可能是探求质的有效切入口。可以这样说,质与量的探讨,都是研究事物的两种方法,不存在谁是谁非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量的分析研究,也是富有价值和意义的。

精英教育作为一个量的概念,无疑包含了以下一些逻辑关系,即精英教育与量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精英教育是指“一个教育发展阶段”,还是指“教育发展阶段”中的一种教育模式?这是精英教育研究的前提。

1. 精英教育作为“一个教育发展阶段”的量的解读

精英教育作为“一个教育发展阶段”的量的解读,是指精英教育阶段精英教育的量的解读。量即数量,指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模、程度、速度,以及事物构成因素在空间上的排列,可以用数量表示的规定性。

精英教育作为量的描述,是美国教育家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的核心内容。这种理论不是停留于在一般意义上对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质的论述,而是从人们所熟悉的但又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量的视角对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进行描述,即把高等教育三个发展阶段与三组简单数字——15%以下、15%~50%、50%以上(18~21岁适龄青年大学入学率)相对应相组合,提出了精英、大众和普及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理论。马丁·特罗指出:一些国家的精英高等教育,在其规模扩大到能为15%左右的适龄青年提供学习机会之前,它的性质基本上不会改变。当达到15%时,高等教育系统的性质开始改变,转向大众型。如果这个过渡成功,大众高等教育可在不改变其性质下,发展规模直至其容量达到适龄人口的50%。当超过50%时,即高等教育开始快速迈向普及时,它必然再创新的高等教育模式。同时特罗又指出,在高等教育的三个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机构的规

模是大不相同的。英才型阶段大学一般是 2000 ~ 3000 人的“共同体”。学生数超过 3000 人时，其内部被分割成许多自治的单位（欧美叫学院，日本叫学部）。代表大众化阶段的综合制高等教育机构，学生和行政人员有 3 万 ~ 4 万人，与其说是共同体，不如说是一个“知识城”。而到了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机构的规模没有限制，成为一个为接受训练而登记的入学者的集合体。

从量上界定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使高等教育复杂理论数字化——量化，这是马丁·特罗对高等教育理论的创新和贡献。然而笔者认为，这一理论只能反映不同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总量的意义，未能反映不同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结构的量的分布。而不同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结构的量的分布，是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在高等教育结构上的具体表现形态。因此，对不同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结构的量的分布研究，是对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研究的延伸，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那么，不同发展阶段的高等教育结构究竟如何？不同发展阶段教育结构中精英教育的量究竟是多少？对此问题我们分别选取美国^[1]、日本^[2]等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结构进行分析和解答（见表 1）。

表 1 美国、日本精英、大众、普及阶段高等教育结构的量的比较

单位：万人

美 国					日 本			
阶段	年份	社区学院	本科	研究生	年份	短期大学	本科	研究生
精英阶段	1940	5.56	99.79	4.73	1963	14.76	93.76	2.85
大众阶段	1970	163.00	525.92	103.10	1990	132.37	213.33	9.00
普及阶段	1990	524.00	699.30	158.60	2003	109.38	280.40	15.90

根据以上统计数据显示，美、日两国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高等教育结构的量是，精英教育阶段，美国社区学院学生、四年制

学生、研究生三者之比为 0.10 : 0.83 : 0.07; 日本短期大学学生、四年制学生、研究生三者之比为 0.13 : 0.84 : 0.03。大众、普及教育阶段, 美国社区学院学生、四年制学生、研究生三者之比分别为 0.21 : 0.66 : 0.13 和 0.38 : 0.51 : 0.11; 日本短期大学学生、四年制学生、研究生三者之比分别为 0.37 : 0.60 : 0.03 和 0.27 : 0.69 : 0.04, 总体上呈现的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两头”(高职生、研究生)小“中间”(本科生)大的橄榄形教育结构, 只是从精英到大众再到普及, 这种橄榄型教育结构由相对陡峭逐渐趋向于平坦。也就是精英教育阶段形成的以本科为主体的量从占 80% 以上逐渐下降到 60% 左右。但从欧、日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结构(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英德法日四国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数占高校总数的 53% ~ 57% 之间)和中国招生(2005 年专科和高职招生数占当年招生总数的 53% 以上)来看, 传统单一的橄榄形教育结构正在加速变革。未来的高等教育结构的多元化是大势所趋, 除了继续保持传统橄榄形教育结构外, 还可能形成以专科为主体低重心宝塔形教育结构。

综上所述, 这一阶段的精英教育的“量”, 即适龄青年入学率在 15% 以下; 学校规模一般为 2000 ~ 3000 人的“共同体”; 本科生占学生总数的 80% 以上。

2. 精英教育作为“教育发展阶段”中的一种教育模式的量的解读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后, 是否存在精英教育? 精英教育是作为一种教育体系, 还是一种教育模式? 这是精英教育的量的解读的前提。

对前一个问题, 马丁·特罗曾有过精辟的论述, “从精英向大众、普及转变, 并不是意味着前一阶段的形式和模式必然消失或得到转变。相反, 事实证明, 当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整体逐渐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容纳更多学生, 发挥更加多样化时, 前一阶段的模式仍保持在一些高校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中……在大众化阶

段,精英高等教育结构不仅存在而且繁荣,在大众型高校中培养精英的功能仍在继续起作用。”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家克拉克·科尔也指出,在这个时期,古老的“英才型”大学,相对“大众型或普及型”大学而言,其发展速度似乎缓慢,入学人数出现下降趋势。这不过是一种假象。事实上,“英才型”高等学校发展仍然情况良好,其发展速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从本质上讲,大众化与普及化的高等教育并不是英才教育的天敌。英才教育过去主要是在大学中实现的,现在大学职能业已加强,但是实施英才教育的任务没有改变。^[3]以上论述在于说明,高等教育大众化后,精英教育仍然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同时并存。而对后一个问题,相对就显得复杂些。

比如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是通过拥有阿什比称其为“突然异变”的独特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州立大学来实现的;法国,大学本身成了大众化的接受机构,并产生像高等专业学院这种精英教育功能更加强化的一种分工体制;德国,也没有出现大众化的新型接受机构,而是大学的一部分系,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系发挥了替代的作用;英国,则是首先将“大学”以外的多种高等教育机构统合为被称之为技术学院的新型学校,把它作为大众化的接受机构,即导入“二元制度”,此后再把这些技术学院作为正规大学予以承认,从而过渡到一元化体系^[4]。而从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过程来看,还没有产生“突然异变”的独特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精英教育机构一方面继续承担精英教育的任务,另一方面又承担大众教育的任务。正如特罗指出的,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可以共处一个高等教育体系,甚至共处于一所大学中^[5],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并存。因此,总体上说,精英教育不是一个教育体系,而是一种教育模式。

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并存,而并存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这是因为并存是一个富有弹性的空间概念。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大

众化后的精英教育，不是精英阶段的精英教育。或者说，大众化的精英教育，不是教育发展阶段的精英教育，而是一种精英教育模式。作为教育发展阶段的精英教育，从量的角度讲，是有一个比较统一的量值标准，即 18 岁以上适龄青年大学入学率在 15% 以下。15% 以下是作为教育发展阶段精英教育的量值，但精英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模式，由于各国历史文化、教育基础和经济实力的差异，也就不可能有一个严格统一的量值标准，而表现出一定的弹性和多样性。

按照卡内基高等教育分类 2000 年版的统计数据，1998 年秋季在 66% 的美国研究型大学中注册的学生占 28.1%，这类学校授予学士学位 262146 个，占同年美国授予学士学位总数的 4.7%，这其中符合精英高等教育定义的博雅学士学位 244334 个，约占美国授予学士学位总数的 2.0%。这些数据提供的结论是：精英高等教育机构占高等教育机构总数的 3% ~ 6%，接受了全美约 2.5% 的学生；^[6] 日本的大学和初级学院超过 1200 所，仅有 30 所大学的办学目标建设国际一流大学，占 2.5%；法国 90% 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进入普通大学接受大众化高等教育，只有 10% 的学生能进入预科班，将来接受精英化高等教育；^[7] 新加坡、以色列等国，2000 年参加英才教育的学生的比率分别为 1% 和 3%；韩国目前只有 0.3% 的学生参加了英才教育计划，计划到 2010 年提高到 4%；^[8] 根据有的学者研究，从国际比较和财政能力分析，中国从现实出发，全国定位为研究型大学的学校数以 30 ~ 50 所为宜，其他高校都应定位为实施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机构。^[9] 据最近对教育部属前 37 所高校统计数据，校均规模为 15000 人。结合该位学者的设想（30 ~ 50 所），精英教育的人数大约在 45 万 ~ 75 万之间，分别占高校学生总量（2000 万）的 2.3% ~ 3.8%。当然，就局部区域而言，会超过这个比例，如美国的加州。1960 年的加州高教总体规划和 1988 年的加州高教总体规划评论联合委员会报告，规定最高一级高校即加州大学招收

该州高中毕业生中名列前茅的 12.5% 的学生，第二级高校即州立大学和四年制学院招收该州高中毕业生名列前茅 33% 的学生；剩下的高中毕业生进入社区学院即第三级高校。^[10] 12.5% 是加州的精英教育的指标。加州虽是个案，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高校职能和功能分工更加科学合理，即使精英教育越来越繁荣，其绝对人数会增加，但比例会保持相对稳定。也就是精英教育作为教育发展阶段中的一种教育模式的量，其区间要比精英教育作为“一个教育发展阶段”的量要小得多。1997 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行榜前 20 位的大学，平均规模为 12766 人，其中著名的“常青藤”联盟 8 所大学平均规模为 13156 人。^[11]

综上所述，这一阶段精英教育的“量”，即适龄青年入学率在 5% 左右；学校规模一般为 10000 ~ 13000 人；本科生占学生总数的 60% 左右。

二、精英教育：质的解读

如上所述，精英教育是一个量的概念，但量并不等于质。精英教育的质，有其特定的内涵。

1. 精英教育作为质的规定性的解读

关于事物的质，黑格尔曾经指出：“质首先具有与存在相同的性质，两者的性质相同到这样的程度，如果某物失去它的质，则这物便失其所以为这物的存在。”^[12] 那么精英教育的质是什么？或者说精英教育到底有哪些质的规定性？我们认为精英教育的质，是高度抽象的产物。要抽象出精英教育的质，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精英。《辞海》解释，所谓精英，也称英杰，它是指社会上具有卓越才能或身居上层社会并有影响作用的杰出人物。日本教育社会学家麻生诚通的定义是：在一定的社会中有比普通人更优秀的内在属性或者有较好的外在属性；在一定的领域内和一定的

水平基础上,通过他们的领导职能可使全社会的各种价值得到增值或得以保持下去;在决定全社会的结构方面,他们起主导的作用和骨干作用,他们蕴藏着一定的集团意识和特殊的文化财产,并具有高度构造化方向发展的倾向^[13]。帕累托明确提出了“精英”由人类活动领域中能力最强的人组成的观点,在帕累托看来,精英概念兼具“高度”与“素质”两方面的成分。所谓“高度”是指某种可以客观判断的成功标志,如职位、得分、盈利等,而“素质”则指个人的才智或涵养。他关注的是相对于非精英或较低社会阶层而言的所谓的“统治精英”。^[14]拉斯韦尔则排除了帕累托精英概念中的素质成分,仅用“高度”指标作为精英的衡量标准。他指出,“精英是用于分类的、描述的概念。它指的是某一社会中占据高级职位的人。有多少种价值就有多少种精英。除了权力(政治精英)外,还有财富、名望和知识等方面的精英”。^[15]以上论述在于强调精英与其社会身份、地位、职业及其对社会的贡献等紧密相连。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是精英的质是不是等同于社会身份、地位、职业及其对社会的贡献等?第二是精英的质是不是精英教育的质?我们认为,社会身份、地位、职业及其对社会的贡献等,固然是精英的质,但不全面,因为精英有多种质。精英的质,由实体性和非实体性因素构成。实体性因素就是指社会身份、地位、职业及其对社会的贡献等,非实体性因素是指精英理念、精英精神、精英品行等。在现实社会里,具有实体性因素的人,未必就是精英,或者说未必是名副其实的精英。同时,具有非实体性因素的人,也未必能够成为精英。因此,单一的实体性因素或非实体性因素,是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精英。从严格意义上说,精英是两种因素(实体性因素与非实体性因素)的融合,精英其实是指有德行有才干的政治家和学术专家。关于精英的质是不是精英教育的质?显然精英与精英教育是有区别的,精英是现实社会的精英,是一种“现在时”,而精英教育是一种培养精英的教育活动,这种精英

是理想而不是现实，是一种“将来时”。但从精英教育的质来讲，是与精英的质是一致的，都是指向有德行有才干的政治家和学术专家。

2. 精英教育作为质的动态性的解读

精英教育作为贯穿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 and 知识社会的一种教育活动，其质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发展和更替而不断变化，与时俱进，与社会相适应。这种质的动态性，可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是精英教育内涵的动态性。传统“精英教育”虽然也包括“培养模式”意义上的含义，但其本意是对高等教育发展过程阶段的划分，是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这一发展阶段的指谓。虽然马丁·特罗教授本人也承认，这一数值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不是一个固定的区别标准，各国可以对精英教育阶段标准进行新的划分，但15%这一数值毕竟得到了多数国家和学者的认可并采用。由此可见，传统精英教育是一种极少数人享受的教育权利的“量”的教育，但它培养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精英。而现代“精英教育”，不再具有划分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功能，而是专指存在于高等教育始终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与传统精英教育相反，不是一种量的教育，而是一种“质”的教育，即在大众化平台上的高层次教育，它的基本特征是一种以心智和人格为核心的高标准教育，它是建立在高深学问基础上的，目的是让少数具有天赋和潜质的学生成长为高精尖人才。其衡量的尺度为，是否传授高深的学问，是否处于知识学习和研究的尖端和前沿。精英教育主旨是高深学问，目的是选拔和培养优秀学术人才。精英高等教育可以形象地表述为，用淘汰一万个技术应用人才的高竞争性选拔方式来培养一个爱因斯坦。^[16]

二是精英教育结构体系的动态性。从高等教育纵向层次看，传统精英教育是宽泛精英教育，培养的精英是一种量的概念，因而“精英不精”（不是全部精英）。这种精英教育体系涵盖了高